

萌芽

MENG

YA



工农兵創作丛书

萌 芽

長春日报副刊組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0. 長春

內容簡介

本書共搜集十三篇反映工厂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年代里出現的新人新事。其中大部分篇章是工人作者写的。

“共产党员的手”、“一块合金钢”、“窍门大王”、“处处省”、“竞赛对手”、“光辉的榜样”、“耿大叔”、“女组长”都是反映在大搞技术革新的运动中，工人們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并热情的歌颂了工人阶级优秀的品质。

“第一个徒弟”、“工具保管員講的故事”是描写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并带头进行技术革新。

“萌芽”是反映徒工参加設計，破除保守思想。

“跃进战歌”、“灿烂的夜晚”是反映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相互比武和劳动場面。

內容通俗易懂，适合广大群众閱讀。

工农兵創作丛書

萌 芽

长春日报副刊組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9/31 字数：32,000

印数：1—10,000册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0091·383

定价(6)：0.19元

目 次

共产党員的手.....	魏效堂 (1)
第一个徒弟.....	何一麟 (6)
一块合金鋼.....	陈榆槍 (9)
跃进战歌.....	龙光华 (15)
竈門大王.....	刘福堂 (26)
“处处省”.....	魏效堂 (31)
竞赛对手.....	宁 揚 (35)
萌 芽.....	郑堯章 (39)
光輝的榜样.....	陈榆槍 (46)
耿大 叔.....	王协安 (49)
灿烂的夜晚.....	王起天 (56)
女 組 长.....	魏效堂 (62)
工具保管員講的故事.....	龙光华 (70)

共產黨員的手

魏效堂

我隨着廠黨委組織的賀捷隊，來到動力機械廠第六車間車工四組的作業區。作業區被一片緊張、忙碌、歡快的气氛籠罩着，牆上掛滿了五顏六色的賀信、決心書……。我隨便看了幾張，開首都寫着：“學習劉蔭林、趕上劉蔭林、超過劉蔭林！……”這些字眼是從每個人的心裡蹦到紙上的，他們都要向身邊的這位英雄人物看齊。

10月14日下午，共產黨員劉蔭林從市里開罷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回來，一路上，市委沈書記那親切的語音還響在他的耳邊。他覺得身上熱呼呼的，渾身的勁仿佛沖的皮肤都發癢。他邊趕路邊琢磨，忽而，他把右拳猛勁往左掌心上一擊：“對！就這樣干！我是個共產黨員，就應該打頭一炮！……”決心下定了，他回到車間馬上就貼出決心書，表示要用高速切削法，保證實現班產三千五百分鐘的工作

量。大伙看着他的决心書，又惊喜又替他担心，都紛紛議論着：“能完成这么多嗎？”“人家可真不愧是共產黨員和劳动模范！……”

刘蔭林上了夜班，他知道今夜要完成的不仅是三千五百分鐘的工作量，还有一个比这不知重上多少倍的任务。是啊！多少人的眼睛在瞟着他，要看看这个共產黨員，怎样用四百八十分鐘（一班的时间）完成三千五百分鐘的工作量。

夜战开始了，卡盘飞速地轉起来。誰能形容出当时他是个怎样的心情啊？他心里暗暗喊了声“干！”一双炯炯的目光死盯着刀尖，手中紧紧地握住搖把，他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一个发光点上。这个发光点就是一把焰火，是他共產黨員手中握着的任务！

他切削了一陣，覺得这样也还没有把握完成任务。他心里又暗暗地自問：“刘蔭林啊，刘蔭林，你是个共產黨員！难道今夜你完不成任务，放空炮嗎？”他急刹住車，把刀的角度再改一下，把車速打到六百五十多轉，順手一扳电閘，卡盘带着风呜呜地飞轉起来了。两个多耗厚的鋼屑，象是纏在軸管上的紫色、

蓝色、綠色的寬皮条，卷曲着急速地抖落在地上。冷却液在切削处“吱……吱……”地响着，騰起一股蒸气来。

高速切削虽然进行的很順利，他上活下活快如风，可是誰都知道此刻一分鐘对于他是多宝贵啊！連一秒也要爭！

天亮交班了，这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他把預計的班产三千五百分鐘的工作量突破了！三千七百五十分鐘的工作量才是他的实产数。大伙誰不吃惊！“共产党员真有骨气！共产党员說到做到！……”大伙連声称贊。有些人在想：“同样是在党的关怀教导下，我們为什么不行？……”刘发和、于盛祥越寻思心情就越激动，終於迸发出內心的喊声：“学习刘蔭林、赶上刘蔭林、超过刘蔭林！保証班产五千分鐘的工作量！”接着全組二十来个人的心，也都这样的震动着。决心書、挑战書，一张一张排成行，对手赛开展起来了，小組內形成了“比、学、赶、帮”的风气。就这样，就是共产党员的这双手，从市劳模代表大会上，擎来了光輝、灿烂的火炬，点燃了全組同志們內心的激情！

“車再打快点，吃刀再大点，不要慌张，大胆点！……”刘蔭林弓身站在一台車床的后面，布滿紅絲的大眼睛瞪得溜圓，緊緊地盯着刀尖不眨；嘴里不住地指点、鼓勵着他的徒弟。他这样做好象才能把自己身上的力量轉嫁給別人。

他的徒弟小季，才进厂半年多，长的矮，还得踏在垫板上操作。这陣子他的神情格外慌张，此刻，他不太相信这是自己在操作。他听到师傅确实在指点着自己，又狠狠地握一下搖把，这才相信这是自己在操作，他不再那么慌张了，脸上映出內心的笑意。就这样，他第一次用八个小时車完了十八个小时的活儿。

左右看看，仔細打听一下，何止一台車床，一个小季，全組六台車床，二十来个人，都接受过刘蔭林的亲切指点。仅仅才两天，全組有十一个人达到了班产一千二百分鐘以上的工作量；在刘蔭林的帮助和鼓舞下，于盛祥达到了班产五千五百分鐘的工作量，刘发和达到班产六千五百分鐘的工作量，就这样，就是共产党员的这双手，使全組的二十来双手，頓時变的更巧、更灵活！

二十来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成一双神能的手，在祖国大跃进的史詩上，飞快地写着：长春市动力机械厂第六車間車工四組，仅用了十一天的時間，完成了10月比9月增加了50%的全月任务；又一个来势猛、发展快的全厂生产竞赛高潮的信号，是我們发起的！

我再走到別的組和別的車間，到处悬挂着五顏六色的决心書，开首也都写着：“学习刘蔭林，赶上刘蔭林，超过刘蔭林！实行多刀多刃化，实行高速切削！……”全厂职工看到了六車間車工四組发出的信号，呼啦一声都起来了。“比、学、赶、帮”是人們的行动口号，提前四十八天跨入1960年是人們的目标，高速切削是雄壮的战歌！

我无法抑制內心的激蕩，更找不出适当的詞句来形容这番情景。我忽地想起运动会上拔河的情景与此相同。是啊！运动員們同心同德互助协力，他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胜利！”然而，我們又不是仅仅在做短時間的拔河，我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設者，我們要永远戮力同心，冲破层层困难，迎着胜利向前，向前！

第一个徒弟

何 一 麟

这几个月，差不多每天都有新工人分配到車間来，老技工們早已帶滿徒弟了，不少青工們也都帶上了徒弟。

朱玉香看見別人都有了徒弟，挺眼紅的，心想自己有一个徒弟那該多好啊！可以象別人那样一块儿干活，一块儿下班……因此，她暗暗生組长的气：怎么就不給我分配个徒弟来呢？

一天早晨，她正在干活，听見組长在背后对她說：“小朱，給你送徒弟来了！”她回过头来一看：組长后面站着的是車間党总支王書記。她噘着嘴說：“組长同志，你怎么逗人啊！”

“誰逗你！”組长一本正經地說：“王書記就是你的徒弟。”

这一下子可把朱玉香弄懵了，想不到自己第一个徒弟是位总支書記。这时，王書記

走上前一步，恳切地说：“朱师傅，你愿意收我这个徒工吗？”

“愿意！”朱玉香又惊又喜地说：“可是我才是个二级工，恐怕教不好呀！”

“愿意就行。”王书记说：“二级工对我来说也是老技工了，我还得起码学上三年呢！”然后他又严肃地对组长和朱玉香说：“以后可不能叫我王书记了，叫我老王吧，或者干脆叫‘老徒工’也行啊！”说罢，三人不禁都笑了。

就这样，朱玉香收下了她的第一个徒弟。

朱玉香这个年轻人干活儿很好，就是有两个毛病老不改：一是下班不擦净机床；二是上班来的迟，不做好准备工作。

这一天下了班，她拿了抹布三把两把地擦了擦机床，对老徒工说：“行啦！王书记，不，老王，走啊！”

“机床还没有擦好呢！”老徒工一边仍在仔细地擦，一边说：“一块儿擦干净完了走好不？”

“行啦！”朱玉香很不以为然地说：“天天

干活，今天擦干净，明天又得脏！”老徒工听了想说什么，可没有说出口，过了一会才改变主意说：“朱师傅，你先走吧，我还有点事。”一听说有事，朱玉香只得一个人走了。

第二天，离上班只有五分钟的时候，朱玉香才抹抹嘴从食堂匆匆地出来，急急忙忙换了工作服，一面往车间跑去，一面在担心：糟了！什么准备工作也没有做，一定又得挨组长批评了！她来到机床前，老徒工早守候在机床旁了，她看见机床已擦得亮晶晶的能照出人影，零件毛坯也整齐地放在铁架上，成品堆得有条有理的……老徒工抹了抹额上的汗，说“朱师傅，好干活了吧？”

朱玉香猛地觉得脸上滚热滚热的，不安地说：“干吧！王书记，你，你真辛苦了，我，我保证改……”

“怎么，又忘了叫我‘老徒工’了？”老徒工很有风趣地说，使她不由得噗哧笑出声来，她按了下电钮，心里狠狠地下了誓言：以后再不这样了！

一塊合金鋼

陈 榆 槍

楊志强站在工作台前，手里拿着一个千分表，在測量着鏢刀的尺寸。

他和田師傅为了解决鏢床关键，不知經過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想了多少办法。可是鏢床的关键还是照样沒得到解决。他检查了刀子尺寸和角度都沒錯，就是找不出毛病的根源来。他有点灰心了。小組在討論班产二百五十輛方案时陈工程师的一段話又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鏢床是很精密的机床，不好改。”陈工程师說的对呀！鏢床确实不好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沒改好呀！早听他的話，增加一台多方便呵！可是他立刻又想到，討論的时候自己不是也曾坚决反对“伸手派”嗎？怎么自己也想起了要增加設備呢？我是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在这一节骨眼上退縮呢？不！一定要把毛病找出来，攻破它！决不能因它而影响小組实现班产二百五

十輛份……。

田師傅檢查好機床，站了起來。汗水從他布滿皺紋的臉上一直往下淌。他習慣地伸出了一只手，用滿沾油垢的袖子去擦臉上的汗，他一邊擦着，一邊招呼：“楊工藝師，刀子檢查得怎樣啦？”田師傅這一說，打斷了楊志強的思路，他收拾起千分表和刀具，朝着田師傅走去。

“刀子尺寸和角度沒錯，”楊志強說，接着又反問道，“機床怎樣呢？”

“機床檢查過，沒問題。”

“沒問題？那怎麼零件鏜出來尺寸不對？”

“是不是轉速提高了，刀杆震動呢？”

“嗯……。”

“楊工藝師，我想在刀杆上加點硬質合金，也許能減少震動。”

“對！有道理，咱們試試看。”楊志強不住地點頭表示同意。他看了看手表說：“田師傅，現在才五點鐘，我到輔助廠去找點硬質合金鋼來！”

楊志強走出了車間，急急地朝輔助廠

走去，可是輔助廠已經下班了。

他忙轉身走到工具車間里，一看，連個人影也沒有，倉庫的門鎖得緊緊的。他看到這情景，來時那股熱勁兒，立刻涼了半截，心里象壓着一塊大石頭似的。

“這咋辦呢？離全國現場會議只有兩天了，鑄床關鍵還沒解決，15日怎能全面投入班產二百五十輛流水試驗呢？不！今天非得找到合金鋼不可……。”他邊想，邊走着，不知不覺地走到工具車間主任的辦公室門前。他往里一看，電燈還亮着，這使他多么高興呀！他輕輕地敲了敲門。

“誰呀！請進來。”王主任擱下了筆，走去開門。“喔！里头坐吧！”楊志強看車間主任這麼客氣，倒使他拘束了起來！

“同志，你有什麼事嗎？”王主任先開口說。

“主任，有點事想請你幫忙！我們正在做試驗，需要一塊硬質合金鋼……。”

“他們都下班回家了……。”

“是呀！我到倉庫去了，找不到人，心里很焦急，眼看着全國來開現場會議的人都

陸續到了，鐘床關鍵不能解決，就會影響班產二百五十輛的實現。”

“你們是‘衛星’小組嗎？”

“是呀，我就是‘衛星’小組的。請主任給支持吧！”

“行！行！你們是咱們廠的一面紅旗，一定大力支持你們。好吧！我帶你到車間去找找看。”

他們到了車間到處尋找，連一塊合金鋼的影子都沒找到。楊志強急得團團轉。王主任瞅他這個樣子也為他着急，便安慰他說：

“楊同志：着急也沒用，咱們再到倉庫看看。”

他們又走回倉庫一看，大鎖頭還是照樣吊在那兒，怎麼辦呢？可也湊巧，這時倉庫保管員老劉走來了。王主任高興地叫喊着：

“老劉！你怎麼還沒回去呀！快來，正找你！”

“開完會他們都回去了，今天又來了一批貨，我回來把倉庫整理一下。”老劉回答着。

“他們要合金鋼試驗，你把門開開找一

些給他們吧！”

“不行！今天只來了一些，別的車間正等着要用。”

“他們是‘衛星’小組的，先給他們用吧！”老劉有點舍不得給，可是他听主任这么一說，覺得應該照顧全局。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串鑰匙，門打開了，他們一起走進了倉庫。老劉从架子上拿了一塊硬質合金鋼，說：

“就这么一塊，你們够用嗎？”楊志強看到了合金鋼，象获珍寶似的，心里的煩悶立刻消散了，他感激地說：“够了，感謝你們的帮助！”

楊志強拿着合金鋼，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田師傅在机床旁等合金鋼，已經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蟻似的。他一看到楊志強回来，就老远地招呼說：“合金鋼找到了嗎？”楊志強知道田師傅等急了，赶紧回答：“找到了！”

楊志強一口气都沒歇，急急忙忙地和田師傅拿着鐘杆到电焊室去焊上。

車間里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楊志強和田師傅俩紧张地把焊好的鐘杆装在机床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他們又投入了